

### 乡村通往城市的路

(外一首)

■ 新区大辛庄村 董本宾

乡村通往城市的路  
一段是土路  
一段是连着城市的水泥路  
两条相连的路  
如两条长长的手臂握在一起

连着乡村的土路旁  
小草顶破黄土  
像戴着草帽的村民  
沐浴着和煦的阳光  
土路上那参差的脚印  
一直延伸进葱绿的田野

庄稼人用汗水换来了沉甸甸的收获

走上了通往城市的水泥路  
路旁的花在风中点头微笑  
路上行人很多  
他们是早早起床的晨练者  
他们跑操、练剑、打拳、唱歌……  
像一只只飞在田野上空的燕子  
潇洒而自由地生活

乡村通往城市的路啊  
一头儿是辛劳和汗水  
一头儿是恬静和洒脱

### 卖西瓜的老汉

卖西瓜的老汉，  
将一条毛巾搭在肩上，  
坐在地上弯成月亮的姿态，  
等候着买瓜的客人。  
中午太阳为什么这样毒辣，  
狠狠抽打着城市的路面  
和道旁单薄的树荫。  
此时的城里人啊，  
在空调开放布置讲究的房间里，  
正沉浸在午休清凉的梦乡。

### 丁香飞舞

■ 鹤山区 赵汶

在遗忘的季节  
凝望苍穹  
丁香开在窗前  
向圆月轻舞花瓣

折一只纸船  
盛满祝愿  
放入起伏的汪洋  
把思念漂远

纸船撞上心尖  
亮了你的眼  
在激动里浮现我  
潮湿的眷恋

那漂泊的纸船  
已返回我心的港湾  
此刻，丁香飞起来了  
月影里洒下星光点点

曾祖母生前常提一只暗灰色圆锥形小壶，壶口很小，恰好能容一个鸡蛋通过。曾祖母每天用这只小壶煮鸡蛋，等我放学。我生活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曾祖母是封建式的小脚女人，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老式卡子缩成发髻，宽大的斜襟粗布衫与锥形小壶的颜色一样，黑色宽松的粗布裤子在脚腕处用黑布带紧扎，下面是一双黑色的尖头小鞋。曾祖母是朴素的女人，在我记忆中，这就是她唯一的装束。

曾祖母身上保留了封建女子的古板与执拗。她不穿毛线衣，不用电器，整日坐在沙发一角，手杖竖在一旁，看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只有她能够唤爷爷的小名，严厉地训斥爷爷。但她从不训斥我们这些重孙辈的小孩子。她会拄着手杖挪到门市部给我买冰棒吃；她会从一层的衣襟里掏出几角钱塞给我；会把大人们孝敬她的吃食全部留给我。曾祖母对街坊邻居也是极好的，经常见她端着新蒸的糖馒头、新煮的嫩玉米送到邻家。曾祖母总是那样慈祥地笑着，嘴角、额头显出深深的皱纹，这笑容沉淀

山子在部队提干了！小村终于第一次出了个当军官的！爹娘整天高兴得合不拢嘴，说媒的也蜂拥而至，简直把门槛都快踢断了。一张张彩色玉照寄到了部队，山子挑来挑去，眼都快花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山子终于挑了张最漂亮的。那是桂花嫂给他介绍的。照片上的她，两眼含笑，脸蛋儿白里透红，披肩发似黑色瀑布飘洒而下……她是乡信用社的干部，县信用社招干时考上的。

很快，山子回家探亲了。当然，主要是解决婚姻问题——爹娘都急着要当公公婆婆呢。

路过乡信用社门口时，山子不由停住了脚步。从照片上看，她长得确实漂亮，可真人怎么样呢？照片和真人有时距离很大，有人很上相，长得不好看，照的相片却光彩照人。她是不是这样呢？

山子推门走了进去。屋里人很多，存款的取款的都在忙不停地数着手中的大把票子。山子来到柜台边，隔着钢筋棍儿朝里望去。那不是她吗？白里透红的脸蛋儿，飘洒的披肩发，真比照片上还漂亮！山

子呆呆地看着，心里说不出的高兴。突然，山子愣住了。就在她那白皙灵巧的小手数了一叠票子转脸朝柜台上的小窗口递去的时候，山子发现她右腮上竟贴着一块白白的纱布！是去痞子？还是胎记？还是伤疤？山子的心霎时像浇了一瓢冰水……

“这不是山子吗？”山子前脚进门，桂花嫂后脚就来了。“刚下车就去相媳妇了吧？”桂花嫂逗趣地说。

“照片上看，确实不错，可实际一看，脸上……”  
“有块纱布，是不是？人家照那相片的时候，脸上可是光溜溜的。前些天她值夜班，有个坏人去偷钱，她和那坏人打的时候，被那坏人划了一刀。医生说，不

## 英雄花

·韩峰小小说·

会落疤的。”  
山子沉默了。那万一要留下伤疤呢？凭自己的条件，怎能去找一个脸上有伤疤的姑娘呢？

假期不到，山子就踏上了归程。他没有和她正式见面，更没有和她定亲。他想重新找一个漂亮的。正当他展开想象的翅膀时，突然，一声尖利的惊叫划破了整个车厢！几名歹徒开始了抢劫！他浑身的热血骤然沸腾了！他奋身而起，朝夕徒冲去。醒来时，他已躺在充满苏水味的医院里。霎时，他见义勇为的事迹出现在各种媒体上。一束束鲜花涌进了他的病房，一封封信件飞到了他的床前。他没想到，那些信件里除了赞扬和敬佩外，还有对他的情爱。泪水涌出了

他的眼眶，他不敢想象，这些爱慕他的姑娘若是看到他脸上和身上的多处刀伤，还会爱他吗？哪个漂亮姑娘愿意和脸上身上有多处伤疤的人生活一辈子呢？情书在他的手中飘落，飘落成一堆灰烬。

这天，父母来到了他的病房，后面还跟着桂花嫂和一位姑娘。那白里透红的脸蛋儿，那黑色瀑布似的披肩发，这不是……

父母和桂花嫂出去了。  
病房内只有他和她。他不敢看她，将脸扭到一旁说：“我怕你脸上留下伤疤，连面也没跟你见就走了，而你却……你回去吧，我对不起你……”

“爱美之心谁都有。但外表的美只是暂时的，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永远的。我是被你内心的美感动了才来的。”

“我脸上和身上都会留下多处伤疤……”

“那不是伤疤，那是盛开的英雄花……”

他紧紧攥住她的小手，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 我爱白云

■ 鹤煤(集团)公司 柯常春

白云，在我童年的眼中是可望不可及的神秘；白云，在我青春的目光里是驮着心儿飞翔的骑士；白云见证了我人生的美好时光和放飞梦想的岁月。每当仰望蓝天飘动的白云，我便有了一种心灵的依托，一个未来的美丽憧憬。

第一次近距离面对白云，是在飞往江南名城杭州的旅途中。透过舷窗，我看到了那瓦蓝瓦蓝的天空里飘然而过、流苏般的白云，一种不可名状的激动刹那间变成了泪花。此刻，我多想伸出手抓一把白云瞧个够——这不是我童年的梦想吗？！

飞机穿过云层，在纯净的天空平稳地飞行，地面的高山、湖泊、村镇、田园被厚厚的云团遮挡，不见了踪影，只有一望无际的蓝天和脚下起伏不定的云海，一白一蓝地在我的视线里交相辉映。在这蓝色的天空，变幻无穷的是那白色的云层：时而如平整的土地，时而如高山峡谷，时而又如海底世界，到处长满白色的珊瑚，时而又像成群可爱的狮子狗在撒欢、嬉戏……我的心就像这洁白的云，飘舞、变幻，尽情享受蓝天的宽广，尽情享受梦想成真的快感。此时，我好像变成了一只雄鹰，尽展人生的美好和洒脱，享受着天宇的宁静和永恒。

我爱你，白云！我愿和你一起自由地飞翔。



老玉米(国画) 张国军 作



书法 山城区石林乡 王占江 作

## 我的曾祖母

■ 河南大学 李玲

了她一生的善良。  
曾祖母也有活泼调皮的时候。有一次，姑姑给她洗完头，稀疏的灰发披在肩头。我从自己头上取下蝴蝶结为曾祖母卡在头上，曾祖母对着镜子天真地呵呵笑着，也许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

在我印象中，曾祖母是一个健康坚强的老人，没有什么能够打倒她。可是有一天，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你老奶奶去世了……”我的脑海一下子闪出曾祖母慈祥的笑容，泪水夺眶而出。

我回到家乡，曾祖母已经入殓。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曾祖母，她仍是微微笑着，充满了慈爱。我伸手抓住曾祖母冰凉的手，串串泪滴止不住滚落下来。

父亲说，人都有生老病死，这是自然现象。而我却无法面对这种悲痛，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慈祥的曾祖母，她端坐着问我的冷暖，还给我递过来她用锥形小壶煮的鸡蛋……

我知道曾祖母在另一个世界一定会惦记着我，慈祥的目光还在抚摩着我。

## 坦克兵颂歌

■ 齐好文 王大明

我的战友啊，你一定还珍藏着那身绿色的军装，珍藏着那闪光的军功章。因为它保存着你一段生命的美丽，记载着你一节历史的辉煌。即使它已从你的箱底消失，也一定会在你的心底久久珍藏。

曾记否，那沸腾的军营、火热的训练场，洒下了我们青春的汗水。我们曾一遍遍演练战术课目，野营训练奔驰在崇山峻岭中；我们曾一次次高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用艰辛的汗水迎送朝阳晚霞。

蓟州的风光曾使我们那样眷恋，燕山的雄姿曾使我们那样神往。美妙的京东大鼓曾使我们心弦颤动，婉转的唐山腔曾使我们心花怒放。广袤的冀北平原哟，曾是我们坦克兵的第二故乡。

从1945年在沈城诞生，到辽沈战役军威远扬；从津门的炮火硝烟，到开国大典的隆隆炮响；从鸭绿江畔的战火纷飞，到南陲自卫战的火热疆场，哪一次没有我们坦克兵壮丽人生的绽放？哪一回不谱写坦克一师的辉煌乐章？

唐山抗震，防洪救灾，引滦入津，社会主义建设立新功；气势磅礴的“八〇二”华北军事大演习，国庆35周年和50周年天安门那威武雄壮的战车方阵、沙场点兵……锤炼了我们坚强的意志，铸成了我们钢铁般的群体。这血与火铺就的基石啊，承载着不息的拼搏；这生与死的凯旋曲啊，奏响战友情义绵绵悠长。

脱下戎装转移战场，我们奋斗在新的岗位上。日月更迭，染白了我们的黑发；雨雪交替，冲不掉记忆中青春的脸庞。多少次梦回营房，把战友细端详；多少次手捧离队照，热泪随着追忆淌。亲爱的战友啊，短暂的军旅生涯记载着我们的人生和理想！今天啊，让我们再次回到那难忘的时光！



征文